废料短打合集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1319741.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Rape/Non-Con
Category:	M/M
Fandom:	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 Ultraman Taiga
Relationship:	泰罗托雷
Characters:	泰罗, 托雷基亚
Additional Tags:	短打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1-05-16 Completed: 2022-06-17 Words: 22,925 Chapters: 6/6

废料短打合集

by Gigot

Notes

* 不看官方设定胡言乱语说泰罗≠东光太郎对我是冒犯

Chapter 1

泰罗收到了一封漂亮的情书，写情书的女孩子是有才情的蓝族姑娘，他惊异她得体的措辞和美妙绝伦的体貌，训练的间隙偷偷翻了几次，看了又看。休息时他告诉了托雷基亚，蓝族青年背着手，细而长的眼看不出情绪。托雷基亚说："好，那么，你到我家去吧，我是说，下班后。"然后他自顾自离开了，泰罗看到他背在身后的双手不安地绞在一起，想说什么，却难以开口。

托雷基亚是独居的。

他进门来，吓了一跳，沙发上正坐着个奇妙的人类，她脖颈秀美，侧脸的曲线无比优雅，见泰罗走进来，雾崎转过头，定定地望着他，那双因抑郁和忧愁变得空洞洞的眼，是托雷基亚的眼。泰罗立刻认出来了："托雷基亚！"

她浑身赤裸，仿佛才从海洋之中诞生，毫不羞耻，她既是人类、又不是，血肉的身躯向四面发散着冷冰冰的、宛若无机物的冰冷质感，那几乎是某种厄运的危险。托雷基亚跪在他脚边，双手摁在泰罗腿上，她察觉到手下的肌肉绷得坚硬笔直，泰罗不妙地意识到他要做什么，摁住她的头，"做什么啊，托雷基亚？"

"难道你不好奇女人么？不是课本里讲的，是活生生的女人，"雾崎的眼一眨不眨，唇边嵌着恰到好处的微笑："泰罗是有勇气的人，居然会不承认么？简直不像我认识的你。"

泰罗察觉到他的陷阱，却无法辩解："怎么会，根本不是这样的。"

托雷基亚不肯听他解释，嘴唇凑上去，轻轻地吻他的大腿，冰凉的鼻尖时不时碰上隐藏着生殖器的裂缝，抬起头时，雾崎望向他的模样呈现着醉人的痴态，泰罗攥着她额发的手都不由得握紧，他在眩晕般的快乐中感慨托雷基亚实在是能言善辩的人，越发难以自持，托雷基亚发愁似的做作姿态中有着惊心动魄的性感。人类柔软的手心慢慢握上裸露出的阴茎捋动，泰罗羞得半张脸通红，"你为什么突然好奇这种事？"

雾崎双手握着他的阴茎，无言地望着他微笑，幸灾乐祸似的一边紧盯着他一边慢慢地舔舐渗着粘液的前端，伸出舌面装模作样地磨蹭狰狞的阳具，做出一副享受似的虚假模样。泰罗脸热得一阵阵耳鸣，他体会到不同于以往的快感，但托雷基亚那副胜券在握的嘴脸却引他不快，"我不想看到他得意。"泰罗听到了自己所想的，掐着她的脖子，让她站起来，雾崎不是绝世美女，但她的五官、甚至是每一寸皮肤，都无比的"托雷基亚"。相较于自己的蓝族朋友，人类的骨骼如此脆弱，即使泰罗并未用力，但她脸上仍露出了真实的痛苦。雾崎眉头紧锁时，他的宽慰之情几乎溢于言表。

泰罗咬她的喉咙把她扑倒在沙发上，失控地撕咬她的胸脯，雾崎如同受惊的鸽子似的在他赤红的身躯下颤抖，胸脯的软肉也跟着呼吸起伏，泰罗停顿，又毫不留情地咬她的乳尖，雾崎痛得吸气，却躲也不敢，由着泰罗在她身上耍威风，撕咬和亲吻轮番落下，痛苦甚至也在爱慕中转化成甘美的情绪。她侧着头，不停流泪，乞求似的一下下吻泰罗的手臂，但泰罗撑在她身上，双臂纹丝不动如同合金。雾崎说："好了吧，泰罗，已经好了吧。"

泰罗的手指穿过她的黑发，轻声问："难道不是你要我向你证明，我是有勇气的人么？"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得，摇头时泪水落下来。

“为什么要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呢，托雷基亚，我是知道你的，”泰罗的双手在她身上逡巡，雾崎难耐地扭动腰肢，水蛇似的翻腾不停，红族手指抚弄她暴露在外的阴蒂，人类羞耻地并拢大腿不肯他动，但泰罗的意志不可动摇，他不再动，只是看着托雷基亚的眼睛，下一刻，雾崎绝望地仰起头，屈辱地分开双腿，让私处完整地袒露在泰罗眼前，泰罗的指尖在她阴唇上滑动，几次她想在未知的抚摸下合拢双腿，却都在泰罗的注视下僵硬地控制住自己的动作。
他握着阴茎抵着她柔软的嘴唇：“刚才不是很喜欢么？”
托雷基亚屈辱而生涩地吞了吞狰狞的前端，泰罗向前一耸，她哭着干呕起来，无力的双手推个不停，挣扎着要爬起来，泰罗一只手掐着她的喉咙，坐在她的左腿上，另一只手打她的腿心，雾崎大脑空白，毫无征兆地吹在自己的待客的沙发上，泰罗看了看自己湿漉漉的手，不以为然地压在她肉穴上，把阳物艰难地推到她身体里，雾崎的指甲挠在他胳膊上，抽搐的阴道抗拒着巨物的侵犯，但她的一切反抗都无济于事，泰罗松手时她剧烈地喘息，紧接着随着他毫不留情的肏干狼狈地呻吟起来，雾崎的双手被他分开摁在两边，殷红的肉穴吞咽着凶狠的肉刃吐出粘液来。
托雷基亚摇着头，高潮时雾崎漂亮的脚趾蜷缩着晃动，“饶了我吧，求你了……”
泰罗一言不发，只是腰肢送得更卖力，没一会儿，她的求饶声便在快感中分崩离析，雾崎被自己的欲火烧得错乱，嘴里不明意味地咕哝个不停，甚至撑着沙发不得要领地迎合在自己身上驰骋的男人，泰罗在她身体里射精，托雷基亚陡然清醒了，她惊骇地跳起来，挣脱了出来，甚至泰罗也没能拉住她，她又变回那娴静庄严的蓝族，细而长的眼，肉感却均衬的身躯———只还露着肿胀的阴唇。泰罗走到他面前，捉着他的手，他便又一次跪下，温顺地凑上来含住阴茎的肉冠，迟疑着吸吮起来。
后来泰罗又见到了他的追求者，那个由着优雅措辞的蓝族女人，她的身子依旧美轮美奂，但他对那女人却没有好奇了。

喂函数

Chapter Summary

哨向泰托
有人兽情节
有兽兽双飞情节
喂函数的，数崽亲测无毒

喂函数

雾崎的脸颊贴着丈夫的背：“别离开我。”

东说：“泰罗留在家，不要怕。”

银纹的老虎轻轻用鼻尖拱她裸露的脚踝，雾崎却抖得更厉害了，光太郎抚摸妻子苍白的双手：“安心，我会平安回来的，安心吧。”

“带着泰罗一起去……”雾崎声音颤抖着。

“相信我，我是很厉害的哨兵。”东拒绝了她。

她亦步逐步跟在丈夫身后，双手攥着他的袖口，依依不舍地目送他离开。光太郎消失在她的视野里，雾崎却踌躇着不肯回屋子里去，门廊里黑黝黝的，冷气扑打在她胸脯上，她怕得很，去公园玩的小学生喊：“东太太！你好！”

“你好！”雾崎吓了一跳，转过身，勉强地挤出微笑打招呼，匆匆忙忙地回到屋子里关上了门，她把门反锁了两次，又上楼去，仔仔细细检查了每一扇窗，才松了口气，回了自己的房间。她的精神托雷基亚不安地逡巡，趁两只母狐紧张着主人，雾崎一把将她们两个都推到外面去，不顾她们求饶般抓挠门板的声音，干脆地锁上了房门。

泰罗有些不对。上一次光太郎精神暴走时，他的精神与自己的精神体高度同调，按道理说那是常见的，雾崎又是他的妻子和向导，梳理他精神的工作自然而然交托在雾崎身上，但这次偏偏出现了意外的事。走进白噪音室，她甚至还没看到光太郎，泰罗“噌”地窜了出来，它是人立起来几乎和自己丈夫一般高的猛虎，皮毛光亮，温顺时雾崎总躺在它怀里小憩。泰罗吼了几声，轻嗅了几下，摇晃着尾巴到她面前来，用尾巴卷她的脚踝，巨大的头颅亲昵地磨蹭她的胸脯——泰罗微微垫起前爪就能碰到。猫似的喉咙里打着呼噜。雾崎自然而然地放下了戒心，猫科动物满是倒刺的舌头舔过她的喉咙，她笑着摸它的下巴颏：“泰罗，光太郎在哪？”

尖尖的牙擦过雾崎优美的颈子，她斜靠着老虎的前爪躺下来——通常泰罗会热呼呼地靠上来托起自己的女主人。可这回，银纹的老虎只是看着她，一声不吭，雾崎被它的沉默吓坏了，撑起身子，巨大的虎爪摁在她左肩上制住了她的动作，威胁地哼个不停，雾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丈夫的精神体可怖的压制力，她一动不敢动，僵硬地躺回到地面上。

之后发生的事更让她大吃一惊。

泰罗伏在她身上，宽而柔软的舌头一下下舔舐她的侧脸，倒刺刮红了雾崎的侧脸，怪异的亲昵让她又难堪又快乐，“别撒娇了……”
她推拒几下，那猛虎陡然一吼，雾崎惊骇得像弹簧似的弹出去缩成一圈，泰罗不耐烦地四周逡巡，又折返回来，热切地舔她的脚腕。雾崎洁白的脚腕有青色的血管，看上去易折的纤细，她丈夫就很喜欢她的脚踝，光太郎总是掐着她的脚腕，扛到肩上，狡猾地亲吻妻子的脚踝，然后扑到她身上。看着眼前熟悉的银纹老虎，雾崎眼眶蓄满泪水，她并不敢阻止，泰罗一下下舔她的小腿，倒刺一下下舔上腿内侧敏感的皮肤，细而麻的触感连通着脊椎生出了奇妙的快感，她窘迫地一扭，老虎巨大的头颅挤进她双腿里，柔软光亮的皮毛擦过雾崎敏感的阴核，细密的毛尖刺激得她呜呜咽咽地求饶，“不要了，不要了，泰罗……别舔了。”
雾崎的衬裙掀到胸脯上，她害怕地往双腿之间拽，泰罗注意到她光裸、湿漉漉的阴唇，但只是一眼，它又打着呼噜去舔女主人的腿心。她安下心来，伸出手，轻轻挠弄老虎厚厚的腮肉，金色的瞳仁对准她的一瞬间，雾崎警铃大作，身体却在反应之前被扑倒在地上，尖头的前端轻而易举地挤进她蚌肉般柔软多汁的甬道，她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片空白的脑子什么也不能思考，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神经都能感受到那非人的阴茎如何挺进自己紧致温暖的阴道，软肉温顺地讨好那不是丈夫的阴茎，雾崎崩溃地挣扎起来，但老虎的阴影压着她，有力的腰肢抽送个不停，猫科尖尖的阴茎头探进她的宫颈，没一会儿，雾崎软了腰，虽然挣扎，但拳头已经毫无力气了，她咬着自己的手臂，不肯发出声音来，但电流似的快感让她在崩溃的边缘茫然无措，难为情、又委屈。泰罗感受着肉道体贴柔情的吸吮，舒爽得耸动更甚，不停地低声咆哮。
敲门声响起，“夫人，你还好么？受伤了吗？”
“没有！”雾崎怕人进来，“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别进来！……啊！”她吃痛地一哼，身上的猛兽激烈地送迭着阴茎，不情愿地被送上了高潮，肉穴抽搐着分泌出一股股淫水。
“别进来！别进来！”雾崎不知从何有了力气，扑在门上，摁住把手：“不许进来，不许！”她的衬裙给泰罗撕得乱七八糟，那老虎人立起来撞得门框颤个不停，阴茎又借着她流在腿上的淫水捅回她红肿的小穴，厚实柔软的毛发贴着雾崎的背，她害怕得夹紧双腿，爽得老虎大声地咆哮。
门外的人紧张得喊：“快！找备用钥匙救夫人出来！”
“不要开门！不要开门！”雾崎绝望地哀求着，濒临死亡的快感冲得她头皮发麻一声也发不出，只随着猛兽的肏干颠簸地撞上坚固的门板。
“找到钥匙了！找到了！输密码！”
“不要，不要，不要……”雾崎不停地摇头，泪水流个不停。
钥匙拧开锁，门把手从她无力的双手中挣脱，大门敞开的一瞬间，她摔跪在地上，众目睽睽之下被巨大的老虎用阴茎钉住，所有人都惊呆了，泰罗却旁若无人地耸动着身体，几下和缓的抽送后，严丝合缝地抵着雾崎的身体，阴茎勾着她的子宫，不急不缓地射精。精水灌进子宫，小腹慢慢地鼓起来，雾崎望着瞠目结舌的众人，微微翻着眼白颤抖着高潮了。
雾崎的思绪回到原点，她悄悄看门外，泰罗团做一团压着自己的白狐，蓝色的托雷基亚则很是散漫地依靠着它有力的脚，翻起四足仰躺，露出胸膛和红肿不堪的生殖腔，合不拢的穴口流着白浆。

合拢门扉，雾崎望着自己的手机发呆，屏锁壁纸都是她和光太郎满世界旅行时拍的，丈夫年轻的面孔那么英俊，那时候他们多相爱！现在她什么也不敢告诉他了。铃声一响她就接了电话，“能去车库帮我找一下扳手么？我马上回家来。”
“扳手？”雾崎迅速思考一下位置，“房子里也有扳手！差不多大……我……”
“但那个很干净。”
“我知道了，”雾崎温顺地接受了，掐着手机，慢腾腾地出了屋子，泰罗正叼着那只白狐的脖子射精，雾崎双胞胎似的两个精神体里，它最喜欢这只温顺的白色小东西，那次意外之前，泰罗对它亲近，却从未有过交合。意外之后和丈夫同房的夜晚，两人正说着悄悄话，听见楼上一阵阵跑动的响动，光太郎披上衣服去看，回来笑着说他们在一起闹着玩。雾崎不放心，自己去看，白色的托雷基亚缩成一团躲在桌子底下，她抓它的后腿，上面的毛被精液打得湿漉漉的，合不拢的肉穴核头那么大，血丝在洁白的毛发上看着扎眼。雾崎用手机的灯照着前面的路，她在走廊里找了一会儿，看泰罗正叼着她的另一个托雷基亚输精，威胁地轻吼个不停。她很快跑回房间去了，光太郎一面问她他们是不是玩得挺开心一面慢吞吞地脱她的衣服。
后来泰罗和两个托雷基亚就总那么“玩”了。
她到车库里，然后脖颈一凉，失去了视野，瞪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到一个男人拦着她的脖子，把她摁在地上，用手铐把她的双手铐在身后。雾崎喊个不停，那男人摁住她的嘴，说：“你喊来人我就说你喜欢被人看被畜生干。”
她柔媚的嘴唇哆嗦着，的确一句也不再喊了。
这个男人戴着变声期，雾崎研发的，她记得这玩意儿的频率，即便向导的精神丝被不知道什么东西隔断了，但她还是知道。
他分开她的腿，力气恰好地拍她丰艳的阴唇，雾崎撅着屁股，豆蔻般闭合的鲜红肉穴在温和的刺激下泌出汁水来，“你丈夫很喜欢你吧，好敏感，男人摸一摸就有感觉。”她身体一僵，恨不得躲起来，他拍她的屁股：“抬起来！懒东西。”
雾崎认命地支起来，却疑惑得厉害，他显然不大会说诨话，教养很好，几句话都不在正点上。她想起自己告诉东，想要他强暴自己，动手打自己骂自己。光太郎凶狠地把她扑在床上，盯着妻子的眼睛，僵了好一会儿，肉眼可见地红了脸。
一巴掌打在她屁股上，雾崎猛然惊醒了，她心中罪恶不已，我怎么能把强奸犯和自己的丈夫划等号呢。
“想什么呢，荡妇！”数十个巴掌落下来，被迫一次次夹紧双股，雾崎没一会儿就有了羞耻的欲望，无望地哭了起来。
洁白的臀肉满是手印，阴唇滴着淫水，男人揉弄她的阴核，笑着说：“这样真有感觉？”
她只是摇头。听见男人解开皮带的声音下了她一跳，雾崎不顾一切地爬起来，又被男人摁住了，烫人的龟头磨蹭她下身优美的裂缝，她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男人掐着她的脖子，握着阴茎抵着她的后穴试探了一下，两指慢慢探下去扩张了起来。
雾崎大骂：“变态！”
“你才变态！”男人慌了神，“这样被男人弄都有感觉。”
“不是！”她吃了一惊，下意识反驳，但那两根手指却好像碰到了奇妙的地方，里面又涨又痒，麻麻的一直连到了阴核。雾崎害怕了。
“婊子，还说没感觉？你丈夫这样碰过你么？”他扶着阴茎抵着她的后穴，“你丈夫玩过

你这个洞么？”
“什么……这？你说什么？”
“那就是说你是处女咯，”饱满的龟头慢慢压进她的后穴，甬道热情地收缩起来，男人爽得哼了哼，摁着她的肉臀把粗长狰狞的肉刃整个埋进她的身体，骑马似的放肆地驰骋起来，雾崎捂着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呻吟出声，陌生的男人闯进自己身体来，涨麻酥痒的电流在她身上乱窜，敏感的身体放荡地迎合男人地阴茎。男人就这插入的姿势把她翻过来，撞了几十下，握着她的脚腕，亲她的脚踝，“真漂亮，你好漂亮……”
雾崎不情不愿地被送上高潮，阴道口流着透明的淫水，更要命的是，男人躺在她胸脯上，一边顶着胯一边撕咬她的乳尖，她双手绑在身后，只能由着强奸自己的男人奸淫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乳房和皮肤泄欲，他的胸毛剐蹭在自己身上，雾崎感觉自己每一寸皮肤都在尖叫，她放空的双眼一个劲儿流泪。男人的阴茎抵在了要命的地方，雾崎抽搐着又去了一次，他一边送腰一边口不择言地骂：“婊子，你可真会吸。”
男人大开大合肏了几百下，“你丈夫也这么肏过你么？也给你肏得这么爽？给他看啊！”
雾崎挣扎起来，鱼似的挺了起来打掉了什么东西，那玩意儿落在地上，男人紧张不已，不舍地连肏几下，忙起身去捡，折返回来去碰她，雾崎发了疯似的大喊大叫，“我只爱我丈夫！！”
光太郎从未见过她这样，紧忙抱住她，安慰妻子，“别怕，别怕，别怕，我在这儿呢。”她还是尖叫，他陡然想起来，揭掉了粘在她脖颈上的阻隔贴。雾崎停下来适应慢慢恢复的视线，她看到自己半裸的丈夫胸前贴着可笑的胡子，抱着自己的双手同样抓着可笑的提示板。东丢开提示板，翻出钥匙开手铐，雾崎瞪着眼看到提示板上明晃晃写满了婊子荡妇的诨话。

爆炒女高中生

Chapter Summary

预警是没有炒批

他在二十四岁走上讲台，教高中生学地质。
二十六岁的生日刚过，光太郎教的年级转来了一个娴熟美丽的女学生，她体态丰腴却又极高挑，长长的胳膊自然垂在身体两侧，手腕纤细，指节修长。两汪沉沉的秋水一扫，光太郎错开眼，避开她的视线，他们的介绍他听不准，等她找了地方坐下。光太郎看黑板上，写了汉字的雾崎和片假名拼的托雷基亚。
料想两人结缘便正是在这一天了。
“老师，我听不懂……”她拽了拽领口，象牙似的手臂压在柔软胸脯上，东意识到托雷基亚薄薄的衣襟下什么也没穿，局促起来，“我来看看。”
她修剪圆润的指甲在铅字的行列间穿梭，闪闪发亮的卷发间浅淡芬芳的香气一股脑往他鼻腔里钻，光太郎退了一步，雾崎眨着温驯的神色眼睛：“怎么了老师？”
他的羞耻无以言喻，面颊涨得通红，逃避的眼闪个不停。他想我真是遭了大劫难呀，喉咙里想说出什么又咽回肚子里，光太郎撑着讲台扶稳自己，避开她关怀的语言，一门心思讲解起了地貌：“风化页岩……”
除却第一次的相处，东光太郎再没遭遇过如此窘境了，只要他竭尽全力把她当作学生而不是可追求的女人，后来的一问一答倒也还成，但托雷基亚垂眼时总显得驯良而温顺，精心打理的鸦色卷发又密又厚却不见凌乱，全然是成熟女人的模样了，光太郎每意识到心脏都像要随着她飞出去似的。
一次他在办公室等资料，却听到了学生们的风言风语。
“你知道么？那个托雷基亚。”
“她真辣。”
“有主咯。”
“那真可惜呀。”光太郎心里的话被男学生讲出来，他浑身上下的血从头顶到脚尖都一下褪尽了。垂涎自己的学生是无耻的事，额头磕在门板上，光太郎半合上眼。东素来是不做错事的和善好人，遭遇了无望的恋情，他真想不到自己的生涯竟如此苦闷，好像自轮回六道中注定了劫难似的。
“可不好，她喜欢上光太郎了。”
他打了个哆嗦，狂喜得恐惧，又忧虑地憎恨起自己龌龊的喜悦。
“那她喜欢的是老师哦。”
“根本没有结果的事嘛。”
东长长地出了两口气，深深地呼吸几次，侥幸的心愿又打击了他的绝望，他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去翻学生们的作业本去，是自己喜欢的字迹，光太郎翻回来去看是哪个得

体的学生，第一页，又是托雷基亚。他真恨不能把怦怦跳的胸脯都锤烂。
回家时月光很艳丽，路上没什么人了，他步行回去，正撞上一群学生围着破破烂烂的小巷子，光太郎冲上去："你们在干什么？哪班的？"
他们一见是老师，脚上抹了油，窜了出去，光太郎去抓，东跑一个西躲一个，哪个都没能抓到，他去看看是哪个倒霉蛋，"你没事吧？"
里头的姑娘受了惊，踢得垃圾罐乱响，那蹭掉了小腿袜的腿又长又很直，肉感得恰到好处，东心里七上八下，"喂，需要我帮你报警么？"
"不要！"她的声音凄切又恐惧，但听出是托雷基亚的一瞬间，光太郎便不管不顾地冲了进去抱住她，"天哪，你还好么，天啊，天啊……妈的，那群杂种，他们把你怎么了？"
他甚至不敢亲眼看她。托雷基亚的下巴抵着他的肩膀，她用力摇摇头，冰凉的头发打在他脸上。东光太郎扶她起来，双手抱着她的头，"我送你回家去吧。"
"别送我回家去，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雾崎惊恐未消的眼蓄满了泪水，"光太郎，求你了……"
"好，你到我家去。"他想也没想就这样说了。
雾崎艳丽的面孔流露出恍惚般的微笑来，目的达成了一般。

"父母在乡下住，所以我家里并没什么人。"光太郎抹黑从鞋柜里掏出一双尺寸不小的一次性拖鞋，摆在托雷基亚脚边。她的小腿袜蹭到脚踝附近，脱掉学生鞋时顺带便脱下来丢到一边去，光太郎心如鼓擂，黑暗中她的双腿玉一样泛着光，微微行动时裙摆大方地碰到光太郎的鼻尖，他正愣着，雾崎手腕无力地扶着墙壁，轻盈地踩在他肩膀上，"哎，老师，我踩到你了么？"
光太郎脸烧得好像着了火。
她跪在他身旁，"老师不喜欢我么？"
"自重，"他想站起来，雾崎猛地抱住他，肉乎乎的胸脯贴着他有力的大腿，光太郎吓一跳："你做什么，快松开，我是你的老师。"
混乱中挣扎起来，他打开玄关的小灯，雾崎呀得一声躲起来，好像突然有了羞耻似的把漂亮的双腿蜷起来，怪可怜的。光太郎心软下来，凑近她，"你何苦做这种事情出来，真不好看。还不快起来！"
她钻到东怀里来，抖个不停。光太郎心痛得厉害，硬起心肠："坚强起来，好姑娘，坚强起来……不许做不自尊的事。"
雾崎抬起头，眼睛亮起来："想和喜欢的人做爱是邪恶的么？"
光太郎咽了咽，"你……"
她一把推开他，倒退了几步，拽着校服的衬衫往两旁一拽，衣料拽开，扣子劈里啪啦地掉在地上，托雷基亚正在气头上，她也不去解衣扣，拽着裙子的一角把裙子也拽下来，白花花的躯体赤裸地袒露出来，微微撅起的奶尖像她的唇一样红。光太郎不敢看她，弯腰去捡她的裙子，一片布料迎面铺在脸上，他拿在手里定睛一瞧才看出是女孩子薄薄的三角内裤。
东光太郎脸色变了又变："再捉弄我，我真要生气了！"
"生气？"她捡起袜子也往他脸上丢，好像引得光太郎生气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一样，脸上露出了明亮的笑容，"东君，你的生气真让人好奇呢。"
光太郎瞪她一眼，却又不知把眼睛落在哪儿好灰溜溜地移开了。雾崎微微依靠着他，

柔情地问：“老师还没有和女孩子交往过么？”
他抚摸她的发鬓，轻柔地送上嘴唇去，托雷基亚捧着他的头痴痴地咬他的下唇，讨好地把挺立的胸脯送到他手里去，光太郎掐着她鸽子似的乳房揉捏，红痕映在雪一般的皮肤上，看得他目眩。雾崎颤抖着抱着他的头，宽容地由着他吻她的乳尖。男人的双手摸她冰凉的肚子，她耻骨挺了挺，扭动的腿擦碰东隆起的裤裆，怕得脚尖蜷缩着躲闪，光太郎分开双腿夹着她裸露的足，安抚地抬起头吻她坦露出来的脖颈和胸脯，热乎乎的手指伸进雾崎的腿缝。托雷基亚难堪地夹着他的手，不肯让男人粗糙生硬的右手再碰下去，光太郎不再勉强她，只是抚摸着大腿外侧细腻滑嫩的那一小块紧张的皮肤，拇指不时有意无意地擦过耻骨联合那一小块软软的三角区，密密麻麻的快感刷子似的传到脊椎上。雾崎难为情地含起胸，羞赧地推拒个不停，喉咙不自知地喘息着咕噜起来，见她食髓知味地偏转着身体追逐着自己的抚摸，光太郎把她搂得更紧些：“好姑娘，没事的，放松下来。”
“不要烫我……”雾崎几乎快哭了。
东低下头，她小腿正给自己夹着一动也不能动呢。他道声抱歉，不再钳制她，只低头解开腰带，“我能……？”
她狐疑着点点头。
他拽着卡住的裤链，强拽了几次，好奇的托雷基亚膝行到他面前来看吓人的隆起，东狠命一拽，露出里头灰扑扑的四角裤，她竖着两只手指去夹，碰一下就被电到了似的把两只手都背到身后去了。
“别是你没和男人做过吧……”
雾崎乖巧的笑容处处露着不怀好意的狡猾。
“真是个坏东西，”光太郎半脱下内裤，那狰狞的阳具弹出来，险险打了她一耳光，雾崎凑上去嗅了嗅，又转着眼睛比量着大小，表情已是彻底地放空了。他低喘着捋动一把半勃的东西，拍拍她的脸：“你想口一次么？”
雾崎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那就不口，”光太郎半跪下，她的视线则随着他手里的阴茎低了下去。他掐着她的下巴让她看自己：“好姑娘，还继续做么？”
雾崎仍盯着遍布着血管的阴茎，好一会儿回过神疯狂地摇头，又一下下点头。
“看什么，又不会吃了你。”他好像哄小孩子时候揉了揉她的脑袋，觉得不够，又吻她的额头。
雾崎不为所动，斜一眼：“你会把我捅死的。”
她心脏跳个不停，阴道痉挛一样缩了缩，嘟囔道：“总之，我不要做。”
“好，”光太郎松了一口气，又很难堪，“好，但……不进去也不行么？”
托雷基亚又去看那吓人的玩意儿，可怕的东西看起来，竟非常可怜，她点点头：“好，行……那我帮你弄。”她正要伸手去碰，却见光太郎一错不错地盯着她丰满的乳房，雾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抱着胸脸颊也蒸红了：“下流死了。不许看。”
他乖乖地错开眼，尴尬时，阴茎倒更精神，看起来更可怜了。
“……好，你让我怎么做。”托雷基亚赌气地问：“下不为例！”
“你有护手霜么？”
雾崎抬了抬下巴，了然了，利落地爬去开自己的书包，她半跪着撅着肉滚滚的臀，男人热乎乎的手突然吓了她一跳，她正要回头，听光太郎压低的声音说：“别动。”

她感到受骗而蒙上了屈辱，雾崎真想不到他会是不遵守信用的人，如此糟蹋自己的爱情和信任满足兽欲，真是讨厌的男人，但光太郎是比她结实而有力气的男人，她软绵绵的力气根本不是对手。托雷基亚攥紧手里的书包，脸上红得近乎滴血了，她暗自骂自己，怎么会爱上这样的男人呢。光太郎清了清嗓子，欲望烧得他几乎哑了，拍拍她丰满诱人的臀："跪好。"
托雷基亚两腿夹着的两瓣肉唇一抿，他真不知道看哪里才好了。她慢腾腾地把书包放平，躺在上面抱得紧紧得，流着眼泪分开膝盖抬起屁股给身后的男人看。托雷基亚在心里痛骂他，却依旧缱绻地对光太郎怀着柔情，转而恨自己胸大又无脑，偏偏爱听男人的鬼话。
"别紧张，"他的声音低得可怕。
她莫名心安下来。
下一秒男人温暖柔软的嘴唇碰上了她肥厚的阴唇上，托雷基亚腾地红了脸，偏偏光太郎只是慢腾腾地滑蹭她光滑的阴唇，时不时伸出舌尖去舔她那道优美的肉缝和害羞充血的小阴唇，雾崎双手捂着脸，指缝的皮肤好像给火烤了一样红，她感觉到男人更多压在自己身上，脸颊贴着自己的臀肉，滚烫有力的双手温柔地抚摸她的大腿，托雷基亚软了腰松垮地撅着屁股，光太郎扶着她的臀，鼻尖剐了下她的小阴唇，流出的黏液挂在他唇边，他擦了下，蹭到她腿上，托雷基亚后知后觉闹了个大红脸，甜蜜地恨起了他。东小心翼翼地用牙齿叼她已经硬了的阴蒂，女孩子埋在书包里发出一声哭泣似的呻吟，他一边吻她打颤的大腿内侧一边哄她："不喜欢么？疼了？"
"讨厌……讨厌，讨厌光太郎……讨厌老师。"
"不疼，不疼，"东轻轻吹了吹她的阴蒂，雾崎哆嗦着口齿不清地高潮了，他试探着舔她湿漉漉的阴道口，灵活的舌尖在那一道优雅的细缝上滑蹭个不停，偶尔舔过她敏感的阴核，又从她的小腹抚到修长的两腿，她翻着白眼又屈辱地去了一次，托雷基亚舒服得哼出声，可她还没忘掉光太郎的阴茎，那可怖的阴茎又丑又凶，一想到那玩意儿要挤到自己身体里来就怕的要命，而看样子，嘶，他要强来了，雾崎想到老师把自己两个腕子摁在地上，把自己的腿扛在肩膀上，下身不要命地律动，那凶狠的肉刃沾着自己的处女血进进出出，插得淫水乱溅……她转而捂着自己的嘴，湿得更厉害了。不知她正想着什么的光太郎大口吸吮她滑腻腻的肉唇，又体贴地照顾少女有活力的阴蒂，托雷基亚接连不断地高潮几次，眼前都闪着白光，光太郎把她抱在怀里，抚慰她高潮后乱颤的身体吻她敏感的颈侧和腰身，强壮的大腿伸进雾崎双腿之间去，她好像抱着抱枕似的夹着他，好一会儿哭哭啼啼地平静了。托雷基亚啜泣着靠着他的胸膛，觉得什么正烫得自己小腹很舒服，低头，那血管像树根似的阴茎完全勃起了，又害怕地频频看向光太郎求助。光太郎奇怪极了，"你有什么怕的？结束了，我抱你一会儿。"
雾崎苦闷着脸，又低头去看，东亲了亲她的侧脸："别怕，做完了，真的。"
"真的？"她一下子高兴起来。
"真的，我不骗小女孩。"光太郎叹口气，擦了下她鼻尖，恨恨道："小没良心的。"
雾崎假装听不到，往他怀里藏了藏，坏心帮他整理裤子，要把他完全勃起的阴茎塞回到牛仔裤里，他攥着她的手，用她无骨般的手撸了两把，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提裤子："我去卫生间弄。"
雾崎看他走路别别扭扭的样子，毫不留情地嘲笑起来。

他幽怨看她一眼，嘭地关上了卫生间的门。
她笑得更大声，也更得意了。

托雷基亚在ZAT队

Chapter Summary

不赞同的观点就没必要吃我的饭，谢谢茄子

#

“今晚可别再来了，不然我真的要发火了，”东光太郎咬着自己的手套，他已经连续值了几个月的夜班，心情坏得很厉害。聚餐、锻炼、出去玩统统跟自己绝缘。最近甚至恶化到了他等健一牵着波奇出来，健一眼睛也不抬：“不用了，我自己去吧。”他也想健一带自己去玩：“为什么呢，健一君？让我也一起去玩吧！”健一终于抬起头，理所应当地说：“不要嘛，反正光太郎哥哥玩不了一会儿，又要去值班。”

东哑口无言。

一个月来他想破头要怎么收拾那个讨厌的来访者，但托雷基亚终究是个滑头的东西。

十二点的钟声一响，细微的电流声在他身后想起，一个幽幽的声音传来：“区区人类……”

光太郎转过身拔出手枪对准她，她举起双手假意投降，笑得花枝乱颤的上半身慢悠悠地退回到屏幕之中，四面八方的音响都播放着她美而瘆人的笑声。东仍不死心，枪口指着一个个泛着紫色漩涡的屏幕。

“你身上……嗯，有光的味道，嗯……”托雷基亚陶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尖尖的指甲勾着男人的腰带。光太郎当机立断抓住她柔软的手臂，但戴面具的蓝族望着他，嘲弄得的眼神近乎于怜悯和宽容，她退进屏幕的身体好像逐渐滑入沼泽的人鱼似的，光太郎骂了一声，两只手死揪着她的左臂拔河一般沉着身体。托雷基亚的口吻和她滑腻的皮肤有着相似的触感：“好啊……你可以选择继续取悦我，嗯……我喜欢你这样子。”

“你这混蛋，托雷基亚，我今天不会让你走的，”他涨红了面容扭曲的脸，“我一定让你好看。”

“哎呀呀，我好怕啊，”托雷基亚尖尖的指甲在他手指上扫弄，“你这么能干，一定很辛苦吧……嗯……真有力气，但我已经开始疼了。”

她危险而美丽的躯体慢慢地凝起了紫色的烟雾，东光太郎几乎绝望了，他摔在地上，拼劲全部的意志力也仅仅做到不肯松开她的胳膊，托雷基亚轻轻说：“我讨厌纠缠不休的男人。”她用闲着的那只手比着光太郎的脑袋，食指聚集了闪电。但ZAT基地的照明灯闪烁了两下，托雷基亚感觉肋骨一紧，应急照明启动的时候，她双手撑着屏幕，怎么用力气也不能把自己拔出来。光太郎喘着粗气从地板上爬起来，愣了愣，看到她上半身卡进倾斜的屏幕剩下的部分滑稽地平摊在桌面上，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哈哈哈，瞧你那样子……”他拽过旋转椅爬上去，拧开杯子喝水，微笑对她说：“好好受着吧，给你的教训！”

“可恶的人类……”托雷基亚掰了掰和肋骨融为一体的屏幕，疼得直抽冷气，光太郎看

她很可怜，撕开零食给她吃，但托雷基亚不仅拒绝他的好意，反用那双不怀好意的猩红眼睛瞪他。他自讨个没趣，好像拍小狗似的拍了拍托雷基亚戴面具的脸，自觉很受辱的女人张口咬他的手臂，光太郎吃痛一声，她闭着眼等他打自己耳光，好一会儿，再去看，他神色也没怎么变，冷不丁给外星的女人咬了，只很委屈地去拽袖子，试着轻轻掰托雷基亚的牙齿，反倒像伤在她身上似的。托雷基亚燕子似的歪着头，微微停下来看他，心软下来，又跟自己较劲似的狠狠地叼住嘴里的那块皮肉。光太郎疼得厉害，怕她受伤，不敢硬拽，忍耐到她咬累了才夺回手臂来，埋怨地嘟囔："我最讨厌不讲理的女人了。"
"好好忏悔！给你一个改过的机会，"东光太郎做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吃零食，昼夜颠倒了几个月，他不吃东西就饿得发昏，咬得发狠，托雷基亚反当作他凭空向自己发怒而委屈。他又故意摆出冰冷冷毫不在意的样子，托雷基亚看了难过得嘴唇哆嗦。
吃干净后光太郎舔了舔手指，心满意足地靠在椅子上假寐，身后冷不丁传来轻得像猫叫的呻吟声，他从椅子上蹦起来，托雷基亚咬着嘴唇看他，嘴边挂着口水，那乍看上去很是狰狞的红眼灯不知为何给人种如泣如诉的错觉。东光太郎慢吞吞地靠近她，半跪下来，轻轻碰她的侧脸，她非但不气，反倒温顺地追着他的手蹭了又蹭，他高兴地问："你知道错了么？"
托雷基亚迷糊糊的脸上露出嘲笑来，浑身筛子似的乱抖一阵，吓得光太郎又警觉起她的诡计，疯婆娘伸出双手缠着他的脖子，抱着他的头死死搂在怀里，光太郎几乎感觉骨头都要被她胸口的束缚甲硌断了，他略挣扎一会儿，犹豫着抚摸她的同样缠着束缚带的胳膊安慰她。托雷基亚的下巴碰着他的肩膀，浑身过电似的一抖卸了力气，他爬起来看她是不是给停电的屏幕弄伤了，可才站起来就愣在原地。
蓝族恢复了神智，怒道："区区人类别想……"
一耳光打得她侧过了头。托雷基亚咬着嘴唇脸埋下去，齿间还是走漏气声似的呻吟。
东光太郎感觉自己受了莫大的羞辱，蓝族遍布着邪恶花纹的身体半趴在ZAT的圆桌上，肉感的臀缩个不停夹着微微震动东西，他走到她身后，掰开她饱满的臀肉，揪着露出来的尾端把按摩棒一整个拽出来，他叹口气："真想不到你每天来骚扰我是干这种无耻的事。"又把那东西整个推进去，托雷基亚剧烈地抽搐起来，光太郎报复似的一次次整根拔出来又整根推到底，托雷基亚下身热情的小嘴快活地吃个不停，雌兽似的极力摇着追着他手里的假阴茎，闪电般狂扭的细腰看他喉咙发干，但他笃定要狠狠报复她，让她再不敢出来做这种事情，手上的动作也就更不容情了，她抬着腰，汗淋淋的阴阜正对着他的脸，光太郎盯着肉感丰艳的蓝色阴唇，艰难地错开眼睛，把右手的按摩棒换到左手去，调整自己硬得发疼的阴茎。
一阵阵高潮后她得流了一身汗，双手撑着卡住自己的屏幕转过头骂："你趁人之危！"
"趁人之危？"光太郎思索着，手下无意识揉了揉她丰满的屁股，"好主意。"
托雷基亚大吃一惊，下一秒男人粗糙热乎乎的手指精准地捏住她的阴蒂揉搓起来，她扭腰想躲，可她没有力气，男人陌生的玩弄和阴道按摩棒的夹击下，蓝族女人抓着屏幕的边缘，耻骨痉挛着又去了一次，光太郎拽出按摩棒扔到一边，不以为然道："我以为你这种放浪的女人会用更大的呢。"
高潮时托雷基亚脑子闪着白光，耳边响着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她瘫软地把头磕在桌面上，也松开双手，把胳膊一扔一动不动，正在余韵中眯着眼，托雷基亚悚然地感觉到身后的男人正掰弄着自己的阴道，她无力地动了动胳膊，却只能咬着尖尖的金色指甲

感受着人类手指奸淫自己传来的快感。光太郎掐着她肥嫩的阴唇，看到托雷基亚抽动的小腿，震惊的想，原来她这样也能高潮呢，真不可思议。托雷基亚却又悔又恨，简直想跪下来道歉然后让他放自己一走了之。但揉捏肉唇的手却不肯放过她，光太郎拽了拽她充血的小阴唇，突然间想来什么似的停下来："看来没必要扩张，我可真蠢。"他解起皮带来，托雷基亚害怕地撑着上半身想回头看他，被安慰棒扩张得松弛的肉穴被强摁着吞进滚烫饱满的前端，她夹着那尺寸可观还有弹跳着怒张血管的阴茎双腿绷得打颤，喉咙里不断地发出嗬嗬的气音，光太郎扶着阴茎滑到她阴道里去，又软又嫩的软肉裹着他，吸得他头皮发麻，托雷基亚摇着头掰着屏幕哭得难听极了，"呜呜……泰罗，我……"

光太郎狠狠打她屁股，"有喜欢的人就不要到别人那里去做荡妇。"他心里有气，发作着做得很不温柔，托雷基亚无可奈何地敞着腿，硬着头皮迎着男人狰狞的阳物，那玩意儿狠命地捣在她宫颈上，又痛又爽地一次次碾过要命的地方，她尖叫着泄了身子，潮吹在ZAT队白色的桌面上，性感的脑子好像变成浆糊搅在一起，让她什么也想不起来，托雷基亚从闪着白光的高潮中回过神，双手撑着桌子，身体依旧随着男人的肏干前前后后晃个不停，嫩滑的阴道里光太郎硬挺的阳物仍大力鞭挞着她。

托雷基亚狼狈地抱着头想把自己藏起来可屏幕发出一声不妙的电子音，她湿漉漉的眼灯看过去，竟然是电力恢复，重新启动了。还不等她在狂喜中溜之大吉，光太郎突然拽着她的双臂把她从屏幕里揪了出来，托雷基亚吓坏了，可无论她怎么挣扎，都不能挣脱这区区人类的力量。东光太郎抱着她站起来，下身仍凶狠地一次次碾进一塌糊涂地钻蓝肉穴里，他毫不费力抱着她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让托雷基亚正面朝上骑在自己阴茎上，她优美的身体即便开着腿跟男人交合，被残暴的阴茎蹂躏都依然动人而高雅。光太郎简直觉得自己要爱上这个危险的坏东西了，挺动也格外卖力，托雷基亚尖叫一会儿任命地啜泣起来，她摇着动人的腰肢吃着男人的阴茎，不由人的快感鞭子似的打在她身上，托雷基亚扭动着，喉咙里也发出了好听的声音，给欲望俘虏了似的双手撑着光太郎的肩膀，没意识到口水挂在脸上，痴女似的温柔又腼腆。他微微改了个角度，竖着的阴茎压过她敏感的宫颈，托雷基亚在疼痛中陡然惊醒了，她看着自己狼狈的模样恨恨地掐他地脖子："我杀了你，你竟敢——啊！"

光太郎捏着她的细腰，发狠地碾着她的宫颈挺动，那可怜的肉环被男人虐待怕了，他挺着胯耸了耸，怒张着的龟头挤进了托雷基亚的子宫肆无忌惮地把微凉的精液射在里头。陌生的快感冲得她头脑发昏，托雷基亚被放平在ZAT队的桌子上，她害怕得双手捂着脸，不停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再也不来了……对不起，求求你了。"

光太郎把她修长的腿扛在肩上，潦草地揉了揉她肿着的肉唇，把又硬起来的阴茎再喂给不知餍足的穴肉，托雷基亚呜呜叫了起来，"对不起……"她阴道收缩个不停，阴核抖着失禁了，沥沥淅淅地淌出水来，她又哭又叫："对不起，对不起……"可男人挺着腰，胯骨抽送得更厉害，托雷基亚软着腰不停地道歉，她抽搐着，又一次高潮了，只清醒了一会儿，流着泪抱着自己的上半身，处女似的捍卫着自己，侧着头呢喃："泰罗……"浓白的精液射出来挂在她的面具和眼灯上，托雷基亚侧开脸，她感觉光太郎揩了把她泥泞的下身，转过头，看他拿着充好电震动起来的按摩棒抵着自己的阴唇，托雷基亚咬着牙恨恨地看他把震个不停的东西塞进自己的阴道，才要开口讽刺，却感觉他的手指试探着她的后穴，光太郎问："你这里也可以用么？"

“对不起……”托雷基亚看着他，难看地求饶起来，她一下下点着头，“原谅我吧，真的很对不起……”
“那当你同意了，”他不以为然地抠弄她的后穴。

俄罗斯转盘

Chapter Summary

太郎指机动奥特曼 东光太郎

俄罗斯转盘
#泰罗托雷
一
东光太郎在那次爆炸后发现一道门，只出现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时间，察觉、戒备、好奇，那天他喝了点酒横冲直撞进了那道门，里有漆黑一团，走着走着，又有一道门，锁了好几道，他咬着手电筒看了会儿，掌心里腾起一把火，把锁头融断了，打开门，里头装修的风格很宜居，打扫得十分干净，光太郎走了两步，抬起头，愣在原地，明亮的走廊尽头站着另一个自己，但自己看，又有许多不同。那人吐出吸管跟自己打招呼："好啊，另一个我。"
另一个自己并不惊讶，仿佛早知道自己回来一样，看出光太郎的防备，只说："跟我来吧，我给你找个能言善辩的人，说说你的处境。"
东注意到他在喝蛋白质奶昔，另一个自己不再是摄影师而是运动员或者拳击手么？真是奇妙的命运喝奇妙的缘分。
"啊，究竟是哪里并不重要，但我们到这里，按道理说，就算我们的地方了，来的人都是你自己。"
"那这地方恐怕会让人生厌，"他老老实实地回答，另一个人同样是东光太郎，因而也水到渠成地认同了他，话锋一转，却说："但这儿倒是有奴隶的。"
光太郎浑身都不自在了："这……我怎么做才能放他们出去？"
东思考一阵，"不是你想的那种，她们都是性奴耶。"
他一定不是我，光太郎这样想，我怎么能说出这样堕落的话来？太可恶了。他暗自打定主意要偷偷把那些女孩子都救到地球去。
"她们少了我们就活不下去，偏偏因为某种原因，她们世界的我们早就死掉了，或者根本没有存在过，格里姆德向她们中的某人效忠了，因而有保护所有世界里的她的责任。"东马上看穿他了，"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她们储备在这个空间里，让我们来帮助她们。"
"让她们当性奴算哪门子保护！"光太郎生气了，"我是不会践踏无辜女人的尊严的！"
东眨眨眼，脸上的肌肉僵了僵，一副提早看见厄运预知到他也会毫不免俗地享用那些女人的模样似的。光太郎生气地侧过脸，不肯和他交涉。但东仍然劝他："就好像这人只有'我'一样，她们也都是不同世界的同一个女人，她叫托雷基亚，人类的形态叫雾崎，也许你会在你自己的世界遇见你自己的雾崎。"
光太郎不依不饶："那你的雾崎呢？"

“那是我老婆啊，”东不以为然，掏出手机给他看壁纸：“她高中毕业就跟我结婚了。”
光太郎噎了个半死，嘴硬道：“那你背叛了你的妻子。”
“我没有，”东说，“果真只有我自己最懂让我怎么心烦。”
他们在长长的走廊上转了个弯，东推开门，里面的人说：“回来啦！”
“回来了，”东走进去，坐进沙发椅上，扬了扬下巴，示意光太郎坐到沙发的空位置上，他仔细打量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五个座位，自己坐上去，就完全满了坐不下别的人了。
主位上的东光太郎手指摁着眉心，“好了，这回都到齐了。”
他看起来也二十出头，跟光太郎年龄差别不大，但仿佛肩膀上扛着很沉的担子似的，整个人显得格外成熟，“我来说明下，我们的责任。”
“责任，真奇怪，”次坐上的光太郎托着腮，光太郎打量了一整圈人，也许只有这个自己算是自己的同龄人，其他人只是看着年轻，但气质已经大为不同了，而众所周知活的久了，就会聚集些苦的东西在性格里头。
主位上的看向他：“光——”
“您还是叫我太郎吧，”他别别扭扭地说，这儿奇妙色情气息的地方不适合提起自己改掉名字的原因。
那人也很体谅：“那你可以叫我泰罗。”
太郎捏着眉心，一阵操蛋的胃疼。
“我是来自M78星云的泰罗奥特曼，”泰罗说。
“你是奥特曼？”太郎霍然站起来：“光之国不是已经被封印了么？”
说完，他看向次位上的自己，那个光太郎笑得很阳光：“我们的地球上已经造访许多的奥特曼了，但我第一次听到太郎奥特曼的名字。”
不对……太郎敏感地意识到，他看向副坐上的自己，一言不发，但好像已经预料到什么一样。
“看来不同的世界时间的流速很不一样呢。”
泰罗摆摆手，很不乐意提这个问题：“我们最好不要坐干涉时空的事情，因为那会消耗掉大量的能量。”
“由于一些变动，”他说得很含糊，“许多世界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坍塌……那些世界的构造是不完整的，没有足够崇高的基石孕育出奥特曼这个种族的诞生，或者说，他们的‘奥特曼’不够完整。”
“不要转移话题，那些被抓来当性奴的托雷基亚是怎么会事？”副座上的光太郎好像酝酿着极大的怒气。
太郎意外极了，问：“你好像认识托雷基亚。”
那个光太郎很不满意：“那是我在光之国的未婚妻。你没有自己的托雷基亚么？雾崎也没有么？”
太郎碰了碰鼻尖，坐回到自己位置上。
“没有我们的世界，托雷基亚成批的死去了，格里姆德察觉到这种变动，创造了这个空间，把她们长久地放置在这里。”泰罗说：“我们应该为她负起责任来，作为她们的丈夫。”
东问：“对了，你的雾崎呢？”
泰罗道：“已经去世了。”

“那你的确需要个妻子。”
太郎真不愿意承认自己竟然赞成这件事。
“简单来说，别跟她们有什么感情瓜葛，让她们留在这儿恨着我们想着逃出去是最好的。”
次坐上的光太郎想了一会儿，“那对她们是不是太残忍了？”
“你也没有自己的托雷基亚，对吧？”副座上的光太郎笑道：“你一定还在船上做船员，没碰过女人。”
那个光太郎闹了个大红脸，错开视线了。
二
托雷基亚被捆在小屋子里已经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她身上还压着一个胸很大的人类女人，一直哭，托雷基亚被她的哭声闹得心烦骂她是母猪，她哭一阵开始回嘴，反说托雷基亚是贱人，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人骂累了才终于消停下来。黑暗中一个懒洋洋的声音骂她们，说她们都是蠢货。三个人吵起来之后，身旁似乎有悉悉索索的声音，又像是有许多人苏醒了，又像是睡着的人在不安的翻身，她们三个吓得汗毛耸起，不由自主地都闭嘴了。
“就选那三个最吵人的吧。”
三
雾崎被和她们一起推到屋子里，她看向身旁的两个人，吓得后撤几步摔在地上：“呀！宇宙人！”
两个托雷基亚没好气地看着她，又各自烦心自己的事情去了。
泰罗站起来，两个手指夹着托雷基亚的下颌，笑说：“多久没见你穿着束缚甲戴着面具的样子了？”
又指着她给其他的自己看：“从她开始吧。”
四
被分开两条腿摁在桌子上的时候，托雷基亚仍没能明白情况，她挣扎着起来：“肮脏的人类，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这些恶心死人的多胞胎，我要把你们都撕烂了！”
太郎于心不忍，泰罗却意外平静地解释起来，“别信她这种话，托雷基亚都这样子。”他走到她敞开的两腿之间，手指在她耻骨相交的附近摸索一阵，拇指摩挲着微硬的一点，托雷基亚的身体猛然一弹，她又惊又怕：“变态！我警告你！我没有女人的东西！”被绑在地上的托雷基亚一下子缩到雾崎怀里去，雾崎吓得双手搂着她浑身不停哆嗦。
托雷基亚两只手胡乱挣扎被两个光太郎分开摁在她自己头顶上，尖尖的金色指甲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太郎不禁说：“她可真漂亮，皮肤也很光滑。”她害怕极了，懒洋洋的声音也变得焦虑起来：“你们有什么目的！”泰罗并不回应她，而是用修长的食指慢慢剐蹭她裸露在外浅蓝色的肉唇，他夹着那两半又嫩又肥的软肉向两边敞开，应当有肉洞的位置依旧是一块微微泛着白色的肉膜，泰罗不敢置信，来来回回摸了几次，她肉感的大腿随着他的抚摸爽得抽筋，见泰罗意外的样子，托雷基亚反而乐得开心，懒洋洋地分开腿挑衅他：“哦，好吃惊，是不是？哎呀，你摸得我也很爽呢，真是感谢你呢。”雾崎懵然把浅蓝色的托雷基亚摁在自己胸口里，惊魂未定地想把自己挪出男人的视线。光太郎走到她们旁边，两人尖叫起来，他考虑了一会儿，去抓雾崎：“先弄这个怎么样？”

东很生气："为什么不弄那个蓝色的坏东西，我亲耳听到她骂人母猪。"
光太郎反驳："托雷基亚才不坏。"
泰罗说："先收拾她。"他的眼神仍望着堕落的蓝族。桌子上的托雷基亚戒备地缩成一团，大家认命回来，又把她整个摁在桌面上了，泰罗不知从哪儿弄了把手术刀，她死盯着他一股脑地摇头，但他比量着，只划下了一刀，托雷基亚几乎不觉得怎么疼，他们扶着她起来，让她看自己的下身，泰罗说："只是阴道瓣有点厚，并不是真的石女。"
她茫然地看自己流血的下身，破开的泛白肉膜里面露出了水盈盈的蓝肉，泰罗掐着托雷基亚的两条大腿往内翻，她感觉自己好像是他案板上的一块死肉，无论再怎么反抗尖叫都是凭男人料理了，托雷基亚软下身子头靠着光太郎的肩膀，把流泪的眼睛藏到他颈窝里，光太郎被她不知何故的泪水吓了一跳，却一下子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由着她耍性子，泰罗自然看破她了，就像把她从三人里挑选出来似的，掐着她的下巴，让她转过来，那双邪恶的红眼睛流着泪水，托雷基亚哑着嗓子说："泰罗都不会这样对我……他不会放过你们的，恶心的地球人、恶心、恶心、恶心！"
"她的泰罗比较特殊，"泰罗向其他人解释，"我们抛弃变身器以人类的身份在地球生活直到哥哥们把变身器还给我们，而在这过程中她的泰罗死掉了，人生总这样充满变数。"
托雷基亚捂着头痛哭起来，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唯一没有托雷基亚的光太郎同情地安慰她，拍打她的肩膀，她好像成了条蛇，闪电似的往他怀里躲，又转过头眼神恨恨地盯着泰罗，光太郎抱着她，心想，原来她早知道我们都是谁了，真狡猾。他试着吻她的脸颊，她只是瞪着泰罗，光太郎大胆地把两只手都伸进托雷基亚束缚甲底下揉她的乳房，肉浪软得一塌糊涂，托雷基亚躲闪着目光低着头呼吸急促，太郎凑近观察她，冷不丁被泰罗拽着她的耳朵将她半个身子拽出来给他看，太郎说："对她未免太残酷了。"那受辱的托雷基亚一言不发，只是吸气个不停，浑身发抖。泰罗看着她狰狞的面具："因为她一定是坏东西。"
光太郎打圆场，把她整个抱回到自己怀里，下巴放在她肩膀上，又低头亲她的胸脯安慰她，托雷基亚望着他的脸啊啊地乱叫起来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双手攥成拳头不停地捶打胸口，光太郎搂着她，抱得紧紧得，"我可舍不得把你丢下自己去死。"托雷基亚一把挣脱他，"呸！"一声唾在他脸上，光太郎平静地看着她，托雷基亚剧烈地哆嗦起来，她弹簧似的从桌子上跳下来，浑身上下硬邦邦地僵硬了，然后失力地摔在地上连滚带爬扑腾到光太郎脚边双臂抱着他的腿不肯松开。其他人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看向另外两个，浅蓝色的托雷基亚叫了一声头埋到另一个自己怀里，雾崎口齿不清地咬着自己的指甲，点着头移动着视线看一个又一个人。东和光太郎把她们两个都拽到桌子上来，浅蓝色的托雷基亚窜到太郎怀里去嘟着嘴献吻，太郎给她吓了一条，她仍然小鸡啄米似的在他嘴唇上乱吻，他可没见过这么热情的女人。她突然张着嘴被拽开了，泰罗揪着她的背鳍打量她一阵，说："你倒可以拿着玩，但别太走心。"又把她扔到太郎怀里去，蓝族的细眼望着他的背影，嘴里嘟囔着说讨厌什么的，她满不在乎地骑着太郎，说："他们里只有你是纯粹的人类吧。我很Lucky耶。"
太郎被她热情地吻得喘不过来气，笑着问："人类有什么幸运得？"
浅蓝色的托雷基亚余光看向被三个沉默男人包围着的雾崎，左右言他，"就是幸运耶……幸运诶……"

五
雾崎吃痛地坐在男人怀里，她的衬衫给撕得露出不见光的乳房来，三双满是青筋的手在她胸脯上乱摸、掐她的肉、男人们不时低头去吻她，牙齿咬她的乳尖，她哀求道："我就要跟丈夫结婚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东撩开她裙摆的双手一僵，他沉默一会儿，猛用力把她的一字裙撕成两半，雾崎吓得尖叫起来，又被两人摁着头拽住了，她分开的两条腿使不上力气，腰部耸动着挣扎，薄薄布料包裹着的蚌肉磨着男人的裤裆，充血隆起的一包吓得雾崎讲不出话，她求救的眼神看着围绕着她的男人们，然后绝望地并拢着双腿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光太郎说："她还挺聪明的。"泰罗双手掐着她的腰，只一使力，雾崎低声叫唤起来了，东拽下她的内裤，淫液粘着内裤抻得长长的，看她的内裤里，正对着阴蒂的位置贴着小小的铁片，光太郎伸手去碰，惊讶道："在颤呢。"
她肉穴滴着水，鲜红的小阴唇充血胀胀的，三个男人轮番用手指奸淫她，那热情的肉唇谄媚地吸吮个不停，疙疙瘩瘩的阴道巴结地夹上来，淫水淌在他们的手臂和她自己肉滚滚的大腿上，光溜溜的皮肤摸着打滑，雾崎捂着脸额头抵着东的胸膛："唔，求求你们，不好了……好爽啊！别再弄我了！好爽啊……"
"身经百战啊，女孩子，"东看她和自己妻子一模一样的脸，解开腰带，握着阴茎蹭雾崎肥厚的肉唇，她双手攀着他的肩膀想要站起来，反而被男人抓着臀肉贯穿在阴茎上，雾崎惨叫着："放开我！快放开我！放开我！……呜呜。"泰罗伸手揉揉她的阴核，她又委委屈屈地挺着下半身耸着臀高潮了一次，雾崎微微翻着白眼眨了眨眼，浑身无力地靠在泰罗肩膀上，光太郎咬她奶尖，摸她肉感的大腿，东撑着身体，怒张的阴茎又迭送个不停，她呜呜地哭了起来，"求你们了，放过我吧，我真的要结婚了……呜。"东卡着她的耻骨，自下而上猛干她，她滑腻腻的阴道吸得男人爽得吼个不停，狰狞的前端一下下挺动都狠命地碾雾崎脆弱的宫颈口，她尖叫着去抓东的脖子，尖尖的指甲挠得他脖子上血肉模糊，又痴痴地舔他的下巴颏，用脸颊蹭东脸颊上的青茬，她鼻尖蹭上了血迹，还一昧小狗似的拱着鼻子往男人们怀里乱蹭，食髓知味地摇着腰肢坐在东的阴茎上乱晃，泰罗把她摁到光太郎腿间也不恼火，反而伸着双手摸索男人的大腿，解开裤链把面颊凑上去亲个不停，弹出来的阴茎打了她一耳光，雾崎反而抿着嘴去蹭上面鼓起的血管，她张开嘴几乎吃不下前端，只好赌气地嘬着渗着前液的马眼，哼哼个不停好像吃着顶美味的东西似的。泰罗分开雾崎肉滚滚的臀肉，覆在她身上咬她突出的脊椎骨，双手一路摸到她薄薄的蝴蝶骨，再从后面揉捏她垂下来的乳房，雾崎扭动着身躯随着男人们玩弄，她又下意识咬自己尖尖的指甲，被光太郎拽开手，便温顺地给男人口交，上下两张嘴吃着肉棒，哼唧着去了几次，光太郎一只手揪着她的头发拍她的脸，她也不生气，他说："她真的能嫁出去么？"
泰罗和东都看笑话似的望着雾崎，"也许呢。"泰罗扩张她的谷道，雾崎的脊椎仿佛活物似的抖了两下，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恐惧中她根本不敢躲卖力地吞吐光太郎的阳具，泪水落个不停，泰罗扶着阴茎抵着后穴，雾崎崩溃地哭了起来："求求你了，我错了，我会做好妻子的。"
"好妻子不会拒绝丈夫的，"泰罗拍拍她的臀肉，雾崎颤抖着伸出双手掰开自己的臀，轻声说："请……请用。"
泰罗毫不容情地肏进她身体里，雾崎伸着脖子张开嘴，无声地尖叫起来，没一会儿又随着两个男人的挺动乱颠起来，她张着嘴，祈求着乱喊："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

会做好妻子的！——呜呜……”两个男人较劲似的隔着她身体里薄薄的两层肉划船似的猛烈地摆动着身体，雾崎无人造访的子宫被两个男人的阴茎挤压得变形，她肚子抽搐着高潮了，又毫无间隙地被两个男人像夹心饼干似的挤在中间，而两个男人的胸膛又像铁壁铜墙一样推也推不动，雾崎好像被捂在双手里的蝴蝶似的不停挣动着翅膀，她抬着头拼力想要站起来，又被阴茎好像标本针似的牢牢固定住了。

六

光太郎看那个与众不同的托雷基亚，她戴着面具和尖尖的束缚甲，看起来很不可亲，与自己的未婚妻也大不相同，另一个自己却很宝贝她。托雷基亚坐在自己怀里头，那个光太郎不肯她难堪，遮掩着让她坐在自己阴茎上，慢慢揉她肉滚滚的屁股帮她放松下来，顶弄得又轻又慢，好像伺候着一个真正的女人似的。他回想自己跟未婚妻的相处，托雷基亚永远是那个主动来承受自己的生殖器为自己泄欲的。那个自己额头抵着托雷基亚的束缚甲，仰起头絮絮地说很多话，眼睛亮亮的，看样子说的全是满世界旅行的见闻，他说的一切都为了讨好她，让她高兴。

托雷基亚沉默地望着他，尖尖的指甲慢腾腾地摩挲他耳边的鬓角，好像死肉一样被拉到桌子上的屈辱都没有了，她如今真是个自尊而且被尊重的女人了，另一个自己崇拜地凝望着她，嘴唇轻轻地碰她的胸脯，托雷基亚一下子就掌握了这个男人了，她懒洋洋地发号施令，只由着自己快乐，光太郎不在这时候拒绝她，只搂着她的腰任命地摆着腰。托雷基亚乐得毫不费力地随着他的节奏晃动，看过来的眼神很是得意。

他可不想也顺着那女人。

七

他真没想到那个长得和自己未婚妻一模一样的托雷基亚被弄得那么可怜，她躺在房间的一角给男人做得敞开腿，连合拢的力气也没有，太郎拨动她，她就错开脸，细眼睛无望地看向一边，光太郎凑近看她，她好像个泡芙似的不停从下面两张嘴淌着精液，蓝汪汪阴唇向两边肿着。太郎还想着逗她开心，可托雷基亚偏着头一句话也不想说，光太郎揪着她的背鳍把她整个拽起来，她擦了把泪水，埋怨地看着太郎，好像把一切都归罪给太郎一样。光太郎想，真是狡猾的坏女人，便把她摁在墙上提着阴茎肏干起来，托雷基亚摔在墙上双手撑着墙壁支着身子，恐惧地转过头去，光太郎说：“你瞧她不还是很有力气么？”

太郎好奇地凑过来，她又故技重施去吻他的脸，可托雷基亚那副嘴脸早暴露无疑了，她迎合男人的身体仿佛比呼吸都轻便，年轻的托雷基亚张张嘴：“救救我。”

他点点头，“好，我也来。”

小职员

小职员
#泰罗托雷
一
雾崎下班的时候二十一点三十分，她看了看腕表，头疼去地铁站冒险试试，还是干脆做出租车回家去，才一出门，雨水畅快淋漓地落下来，她退回去翻雨伞，没有。她工作一整天，甚至没力气抱怨，只呆呆地望着雨幕，一句话也说不出。一束车灯照亮了整个胡同，小卡车行驶进来，司机摇下车窗，问：“雾崎小姐，坐我的车回去吧。”
她没听清。
司机大声喊她：“雾崎小姐，一起回去吧！”
雾崎推了推眼镜，自言自语道：“东先生啊……”
东光太郎是公司瓶装饮料的供应商，很能干的男人，嘴很甜又长一张帅气英俊的脸，在女人间很有人气，雾崎很喜欢他，却只嗫嚅着跟他讲过一两次话。
光太郎把车子停她身边，示意她到后面去，雾崎爬上去，不可避免地淋了些雨，关上车门除了雨水溅落在车顶的声音，车里很寂静，卡车的后座改成了一张小床，小毯子叠得整整齐齐搁在床头。光太郎扭过头来：“雾崎小姐，你家在哪里？”
“在……”她红着脸低下头，一贯地嗫嚅着：“在琦玉。”
坐电车都要整整两个小时。
光太郎停了停，又笑道：“离我的下一家客户不远嘛，你先睡吧，把地址发到我的手机，我导航去。”
“真的可以么？”雾崎紧张地正了正眼镜，又赶忙给他发了地址，生怕他反悔了，“对不起，真的太麻烦您了……”
“没有的事，我也常睡在车里，别嫌弃就好，”光太郎抓了抓头发，笨拙地把地址复制到导航软件里去。雾崎躺在床上望着他，觉得他的笨拙特别可爱，她小声唤道：“东先生……”
他得空看她一眼，笑着安慰她：“毛巾在侧面挂着，擦擦头发，湿着头发睡小心头疼。”
“东先生……”她鼓起勇气：“我也能叫您光太郎么？”
“真见外啊，雾崎小姐，”光太郎发动车子，调整了一下安全带：“当然可以，大家都叫我光太郎。”
雨势变得很大，嘈杂机械的声音很助眠，干干净净的枕头有股男人的味道，雾崎合上眼，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她好一段时间没睡得这么好了，半梦半醒着抓痒，却抓到了什么毛茸茸的东西，她吓了一跳，猛然醒过来，意识到手里正拽着光太郎的小毯子呢。雾崎扭头去看，前排光太郎正不舒服地窝在自己的位置上睡着，她小声问：“光太郎？”
自己又很难堪，红着脸，声音更大些：“东先生！”
光太郎也醒了，喉咙里不情不愿地嘟囔着气音，他看自己的手表，“啊……已经是这时候了。”
问：“打算冲个澡么？雾崎小姐？”

“您在说什么啊！”雾崎生气地说：“您说要送我回家去的……”
她越说越理亏，又低下头去。
光太郎又抓了抓头发，有些难以启齿。
“怎么了？”她陡然警惕起来。
“去琦玉的路上堵车了，据说是因为有个表演，”他不敢看她了，“堵到了四点多钟到了……就先去把客户的酒水送去了，你们公司九点半上班，叫醒你让你回家去再坐电车通勤，不如我送你回来，能多睡一会儿。”
雾崎低着头拽自己的裙摆，“哦……”地应了一声又红了脸。
光太郎咳了咳，说：“我家在上面，你……去洗个澡吧，我不会上去的。”
她戴上眼镜点了点头，跟着他下车去了。
他打开小超市的门，示意雾崎从里头的楼梯到二楼去，雾崎不安地扭头看他，光太郎又重复道：“我不会上去的，你去吧。”
“谢谢您……”
她拿着光太郎的钥匙开门，下意识锁门，又把开关拧开，他独居的房子大得惊人，从客厅的落地窗子能看到下面漂亮的院子，龙胆花种满了整个花园，雾崎羡慕地看着一会儿，又去用他的浴室，浴缸是正方形的，拽开窗帘一样能看到花园。好棒的装修啊……她给浴缸放水，又去卸妆，短信提示音叮得一响，她低头看：
“第二个衣柜里有职业装，不嫌弃可以暂且应急。”
“是我母亲的。”
雾崎沉吟着去翻衣柜，里面用塑料衣袋悬挂着十几套女人的套装，下面的木盒子则整齐地摆放着叠好的和服和腰带，她羡慕地摸了摸那些昂贵的漂亮衣服，取了一套灰色的套装换洗。
水好了。
她把自己沉到浴缸底下，又翻身上来，离工作开始还有两个小时，昨天已经忙完了，今天迟一点也可以吧，雾崎在水里抱着膝盖久久不愿意起来。她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站起来放水，又找浴巾，可找了又找，只找到了一条深蓝色的长毛巾，一看就是光太郎正在用着的，她红着脸用毛巾裹着自己，对着镜子化妆，描眼线，雾崎看着那条毛巾裹着自己的胸，情不自禁地推了推，身体也似乎有了反应，她红着脸穿上内衣骑着他的浴巾飞快地抚慰自己的阴蒂，高潮来得很快很强烈，自己也是全然清醒的，等把他母亲的衣裙穿在自己身上，羞耻好像又突然回到了她的身体似的。雾崎惊慌失措地捧着自己的脸，“我在做什么啊……”她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把毛巾放到原处，抿了抿口红跑到一楼去。
光太郎见她慌慌张张跑来，打趣道：“好像谁追着你似的。”
雾崎掩饰地笑着，高潮后她的乳头还硬着，裹在他妈妈的衣服里磨得很痛。
“很适合你，”光太郎自然地夸奖她，手上忙着卷寿司，他把煮好的关东煮打包放在桌子上，又打包一份寿司，“拿去吃吧，工作辛苦啦。”
雾崎受宠若惊，接到手里去，道谢也忘了。
小超市离公司并不远，五分钟后她挤进电梯里，上司小声夸她的新衣服很漂亮，雾崎心花怒放地回工位里吃早餐，光太郎比她想得更会做饭，寿司的味道好得很，同事悄悄看她，她推了推眼镜大大方方看过去。
格子间很快有了传言，雾崎好像恋爱了。

星期日下着苦闷的雨，雾崎推开小超市的门，光太郎正坐在柜台后裁报纸，她轻声道："光太郎……"
"啊，是雾崎小姐啊，"他吓了一跳，反应很剧烈，意识到自己大惊小怪赶紧把乱糟糟的鬓角拢到耳后去，光太郎极不好意思："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谢谢……我来还衣服，已经干洗过了，真的很谢谢您……"
光太郎接过不织布袋，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雾崎小姐是从琦玉过来的么？"
雾崎掩饰地推了推眼镜。
光太郎叹口气："未免太远了。"
"还好吧……"
"不如住我的房子吧，"他说，"我家总是很热闹，我一个人住二楼那么大的地方总觉得很没有人气，租金会给你优惠的，怎么样？"
"那……"雾崎点点头，出乎意料地干脆："我求之不得呢。"
光太郎全然没想到她甚至连礼节性的推脱也没有，他僵硬地从柜台后站起来，雾崎盯着他的眼睛："是不方便么，东先生？"
"当然不是，"光太郎躲开她的视线："我去收拾下更衣间，我的衣服还挂在里头呢……"
雾崎热心地说："我可以帮您做家务。"
他看她，又放弃，指了指楼上："我马上下来。"
雾崎自然而然地作为他的室友搬进了这间美丽的房子。
二
"打起精神来，雾崎小姐也太迷糊了，"光太郎从她手里接过自己的水杯大口喝水，无奈地和她讲道理："怎么会连水杯都拿错了，嗯？太不注意了。"
雾崎无辜地盯着他的嘴唇，"加班回来，我没开灯，拿了一个就回自己屋子里去了。"
光太郎看她，又看杯子，眼神闪烁着，不自在地红了脸。
"总之，下次我真要生气了，"他鼓了鼓脸颊，吐了口气，强调道："真的生气了！"
雾崎双手捧着脸看他。
光太郎不懂她，开玩笑道："在等什么？"
她抿嘴一笑："在等光太郎生气呢。"
"我可输给你了，雾崎小姐也太恶劣了。"光太郎把深蓝色的长毛巾甩在脖子上，回头嘱咐她："就算休假也不要总躲在房间里啊，去花园转转吧，秋天过去龙胆就要挪到温室去了。"
雾崎不置可否。
暖意融融的秋天让他懒怠得厉害，恰巧没什么工作，看店的时候光太郎就躺在靠椅上舒舒服服的睡了一个下午，结果夜里合目躺着也没有睡意，半梦半醒的时候他慢腾腾地捉摸着明天干脆把工作推掉的事，细细的雨声让他彻底放下心来，光太郎站起来关窗子，却听身后一响，他转过头，雾崎小姐坐在自己的地毯上，看样子在那儿坐了好一会儿了，她那张美丽的脸在闪电下散发着寒光，寂静了瞬间，雷声也隆隆响了起来。
"是你在那里么……雾崎小姐。"他的声音出奇地冷静。
闪电又照亮了那个角落，她破碎的声音听起来很凄楚："真的很对不起，东先生……"雷声轰鸣着把她淹没了，"请您原谅我……"

光太郎走到她身边来扶着她站起来，得救似的棕色眼睛感激地望着他，突然地，他很不愿意轻易放过她。男人的左手从后面掐着雾崎的脖颈，牵着小猫或小狗似的把她拽到床边来，女人浑身上下都颤抖着，但光太郎就像拽着童年时的小娃娃似的轻轻扯她优美的脖颈，雾崎就双手摩挲着被褥，看也不敢低头看，手脚并用爬到床上来，光太郎没见过这样易碎的女人。雾崎望着他拽紧睡衣，“请您宽恕我。”
“为什么要在夜里来我的房间呢？”
她抬起眼睛看他。
“……你是故意拿我的水杯？”光太郎难以置信地问她，“你为什么这么不自爱啊？”
雾崎剧烈地哆嗦起来，那双温顺的眼睛祈求他。
光太郎摸了摸她的脸，示意她躺下，雾崎想要摇头，但只是乖乖躺到他的枕头上，她仿佛是暴风雨的幽灵，在骤雨的夜里展露了惊心动魄的危险和诱惑。光太郎要看她的脸，雾崎便顺从，他很难说清自己的感觉，但一边抚摸她的身体脱掉她的睡衣，光太郎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想女人了。
她几近赤裸的身体如同一轮弯月似的，光太郎掰着她地肩膀，让蜷缩的女人正对着自己，雾崎拱起膝盖遮挡自己，却碰到男人的裤裆，触电似的把自己摆得直直的。黑夜里看不清他的脸，热又干燥的双手抱着她鸽子似的乳房揉捏，雾崎害羞地拽紧了身下的床单，耻骨也随着男人抚慰的节奏摇动，光太郎察觉她的迎合，一只手捏着女人的胯骨，拇指轻轻刮蹭敏感的腿根。她屈辱地闭着眼不肯看她发疯似的着迷的男人，光太郎强迫她躺在床上，雾崎就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了，讨厌的男人在捏自己的乳头，雾崎紧闭的眼睫毛微微颤抖，然后湿漉漉的吻落在她前胸，光太郎的牙齿衔着她的乳头轻轻地研磨，雾崎哭着推他的头，他握着她的手腕，大力地嘬弄女人的乳尖，吞面似的大口大口吸吮她的乳房。雾崎软了腰，忍不住呻吟起来，下身绷紧着绞出一股体液，她闻得到他头发里的香味，入夜之前她还拿着他擦头发的毛巾自慰，但光太郎强迫她躺在这张床上，让她醉心的香味只提醒她如今正被陌生的男人侵犯。
侵犯么？雾崎回味这个词，她试着推开他，但光太郎太有力气了，他几乎一边沉迷地蹂躏她的乳房一边只压着她就用体重轻松化解了她的推搡。雾崎贴着他的皮肤，好像灵魂都尖叫起来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她好像陷入了沼泽，永远也不能浮上来了。
雾崎说不出话，她哭得哽咽，不要强奸我，求求你，不要强奸我，她哭着，说不出话。
光太郎放过她硬着的奶尖抱着她的身体吻她凉丝丝的嘴唇，雾崎两条腿软绵绵的，男人双手抚摸她的腰肢，她便情不自禁地撅着嘴唇，追着男人的唇。肉浪似的胸脯抵在男人小麦色的手臂上，雾崎摸他小臂上凸起的血管，好像又爱上他了。光太郎拽她的内裤，把那块布料从无力合拢着的长腿上褪下来，一道粘液在白皙的腿上留下一道深色的痕迹。他分开她的腿，低着头轻舔她的脚踝，从那道痕迹的最末舔舐到雾崎的腿心，雾崎张开的双足脚尖蜷缩着，光太郎的耳朵贴着她的大腿，年轻女人紧实的皮肤下，动脉有力地跳动着。光太郎喜欢她。男人含住她阴蒂用舌尖拨弄时雾崎终于崩溃了，她大喊大叫，拳头毫无章法地砸在光太郎肩膀上，双足乱踹他的背，光太郎不理她，只是舔她，没一会儿，雾崎失去了力气，难堪地皱着眉高潮了，耻骨抖个不停，光太郎捧着她的头，安慰小女孩似的把她抱在怀里，手指伸进她的卷发里。
“没事了，没事了……”他一边低低地安慰她一边推开她的腿，光太郎打算去拿安全套，可他的手臂一离开雾崎，她就毫无理智地挣扎起来，他烦躁地脱掉自己的裤子，

阴茎抵在雾崎屁股上，她好像被烫伤了似的呜呜咽咽地反抗起来，光太郎想听她说了什么，但雷声淹没了她的声音，他只好鼓励地吻她的眉心，扶着阴茎去撞雾崎还没褪去兴奋肿胀着的肉唇。阳具剐蹭她滑溜溜的阴唇，雾崎捂着耳朵，眼睛紧闭着，光太郎问："害怕打雷么？"
雾崎鸵鸟似的埋在他怀里。
肉道吞下半个前端，她直挺挺地窜了起来，害怕得胡言乱语："不要捅……不要……好痛。"
光太郎心不在焉地掐着她的腰，挺着腰让吃下去的那一小块在她的阴道口慢腾腾的滑动，雾崎慢慢平复下来，躺回到他怀里去，光太郎拇指轻轻在她皮肤上画圈，慢慢移到她微硬的阴蒂，两指大力抚慰她时，雾崎双臂紧紧搂着他，好像谁也不能他们分开似的。
真是个阴晴不定的女人啊，光太郎叹口气，下身抽插着猛地向她的肉穴一耸，才习惯浅浅交合的肉洞猛然被男人侵犯到了极深的地方，前所未有的触感让她头脑里一片空白，雾崎浑身一滞，又无声地哭泣起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哭了好一会儿，神志回笼，随着男人抽插颠簸着，雾崎明确的知道了，自己就这样告别童贞了。雨势很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闪电在天空乱闪，雾崎在他怀里看他的喉结他的脸，情愿在第一次见面光太郎就这样对她，如果第一次见面就靠彼此的欲望坦诚相见，自己一定不会恨他。光太郎低头吻她，她乖顺地搂着他，看她的脸，他把她的眼镜取下来，菟丝子似的女人彻底一丝不挂了，雾崎紧贴着他的身体，自己用她的身体她的阴道和子宫泄欲，光太郎很可怜她，又怀疑自己只是做了梦。我有了个女人，他心不在焉地摸她的脸，雾崎追着他的手虔诚地吻他的拇指。
光太郎怅然地想，我真的有了个女人。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